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附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躔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尚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閣臣西班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
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
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菲才不敢
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
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諭語與面諭大
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
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尙不解曰東班去
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爲功然實馮舊輔銓
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
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
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甡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甡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惜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繼起附會則一味毒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冏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爲題敘周輔延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甡時爲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爲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甡而甡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爲南總憲甡堅執不從捷遂與

聲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

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萬歷癸丑績谿人）曾奏不可輕進

皇考慨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徼倖可生不飲惟坐

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

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爲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爲

信王在宮忽片板自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既

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

完迄今如故若遂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

爲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

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
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裁
文宗繼咸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
言皆同南渡後繼咸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
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爲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
自烈與繼咸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
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
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
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
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淸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
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

寀萬厤戊戌蒲州人必欲重加鞫訊詞連鄭國泰貴妃弟欲危皇
太子見不逮胡士相萬厤丁未平湖人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
士晉萬厤乙未宜興人之說不與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
內侍李可灼鴻臚寺丞進藥微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弒
逆也按其不可逭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浮議自熄
諸臣必許以行鴆必坐以弒君惠世揚萬厤丁未淸澗人必糾
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泰昌
宮人闇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
時選侍晏處乾淸諸臣義不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
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
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內監盜庫果否訊實疑罪如律一

切責書選侍徒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咨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爲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葢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爲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上因維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焻崇禎甲戌晉江人奏曰凡兵以取威爲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刱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厤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附享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靑上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爲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爲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旣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都諫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淸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尙有才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
爾等知之
上將枚卜召周輔延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
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惓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
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
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
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
祥已枚卜後果有拏問下獄者
上枚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
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
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上領其言時宋少司空玫亦召對娓娓九邊地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寇石麟稱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掌河南道張侍御瑄（崇禎戊辰介休人）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可壯（萬厤甲辰 益都人）宋玫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榷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玫少年向學三謨亦會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衛去六人冠拏出候旨舊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榷臣從不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爲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萬厤丁未 義烏人）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貲至京其子日事聲色槩如揮乃僞作書與父言同鄉詞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當道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廠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天啟壬戌武康人虞翰林國鎮金侍御蘭天啟乙丑會稽人等皆與焉貲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自明各賄五六千金於廠官得免爲國鎮通線索者則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鎮長班出首廠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鎮回話國鎮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搆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爲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甡爲殺氣下註再生吳起孫廷尉晉爲梃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爲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爲陰氣下註灰地蛇吳銓曹昌時爲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爲淫氣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袞天啟壬戌雲南人為瘴氣下註夜郎王黃輔景昉為時氣下註賽黃巢馬給諫嘉植為瘟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為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諫士鑅為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為霸氣下註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為疝氣下註蓽壁鬼房給諫之麒為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為痰氣下註喉下癬姚都諫思孝為毒氣下註姚令言賀冏丞王盛為逆氣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為臭氣下註海上暴客吳諭德偉業為望氣下註嚙人馬馮司馬元颺為雜氣下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為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汧為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為穢氣下註兩眼鎗錢

寺丞元懿爲尸氣下詘凝虎倀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爲之惴惴後每選許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龍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爲宋少司空玫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臺省紛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躬謁人望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愚以周輔延儒意所鍾玫遂得與及玫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八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天啟乙丑濮州人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爲義激疏救遂獲譴時吳輔甡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甡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遂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閒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甡往見劉司寇澤深為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
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
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
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
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
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璟曰黃
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
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甡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
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
上不答復微笑既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之矣甡請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圭裁耳翼日遂奉敕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衆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礱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於作人厲世君德治系者實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蒸徹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埰上疏内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甡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埰既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對先請寬宥埰上曰姜埰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景泰辛未鈞州人）王恕爲吏部時每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亦不罪

上以邊警曰深督撫不能驅剿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侍御燦（崇禎辛未 吳江人）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逮治一二最重者震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崇禎丁丑 北通州人）言揚若望（西洋人）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卽陷豈無火器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輩鑄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月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人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敕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敕吏兵二部愼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輩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傳司農淑訓萬曆

甲辰孝感人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卽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令二臣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愎拗偏迂着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辰復言宗周爲人淸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亦爲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殿閣道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閤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曾言其愎拗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甡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爲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綃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愼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卽令擬敕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敕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遠人）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已經部
中駁議數次蔣黼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
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
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
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面駁故止以原
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皎
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
補還者上諭蔣黼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
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有
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也乃

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有爲其
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
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
交訌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上怒鐫其官歸而
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
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
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
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
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爲支銷并不提起即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厯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尚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塲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爲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爲東林所斥悔而求用眞錯矣翻局後乃予環召一疏攻楊左甚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爲不善者

上即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維垣先其急欲爲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予疏中亦刺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原其本心亦欲爲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酖死者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誣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以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昏夜叩門不已某要路嗔汝即曰某言官將糾汝聞有囊橐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閒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真偽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埰杖後周輔延儒恐憤言日至故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葢應熊爲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况今人才不及遠甚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尙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

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温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密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即如會推用人有黜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天順癸未華容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坐拳調且即聽調恐沿途不免騷擾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困其寨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即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綏鄜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趙晉宗別本皆作朱華業華業係楚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甦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巳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爲念各縊賊詢知感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桐城靑衿初名姬肩崇禎中舉賢良獻議欲改紙鈔爲銅

鈔議者知其重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捏卽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

予賜環北行遇成樞買德於舟中自言恥羅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爲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輿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

山右秦撫軍所式崇禎辛未三原人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輿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既黜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甡同被逮甡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為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寶雞舉人）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逆賄貪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為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貪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天啟乙丑鎮海人）能文先為提學則專談兵及為巡撫反談文人以為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為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周輔延儒既奉旨賜死蔣輔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胥王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
間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
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蔽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
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璟云臣幼讀會典
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
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爲陞降凡襲替官
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項襲此練將法所爲聖子
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
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
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厯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厯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衞所官軍尤爲急着文皇帝設京衞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衞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

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尚未起也
周輔延儒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貢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聖聰

三垣筆記附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覲朝百官未至惟李輔建泰踉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爲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下尙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衞人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軍揚基天啟乙丑潛山人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熖南諸人皆欷歔不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遵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穿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誆匿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遛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甚屬侵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鎭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
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
大宣鎭每年十二萬尤爲奸竇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
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
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
面允即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輩金逃
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
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
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既
面奏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囤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鬬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衆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闖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會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因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眞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嚴慈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
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
既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郝侍
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久之始釋熊司副
開元姜給諫埰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
崇禎戊辰嘉魚人等於獄
楊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
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
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
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用而爲賊
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於
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
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居王焚
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
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
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
又為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
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既動賊
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
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
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陴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撫軍應桂（萬曆己未都昌人）推然非其才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無將無兵為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侍御達（崇禎辛未長安人）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陜西徬徨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爲低昂遂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體候選不得優敘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爲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姓向予言者

賊破陜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天啟乙丑高郵人）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內以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演以爲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後萬曆己未吳江人孫都諫承澤以爲當謝而吳都諫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從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撰綏

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使徙近捍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驛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爲外之督輔亦當僉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爲便始得旨去永吉閣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

張司馬國維萬厯辛丑吳縣人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麟徵宰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宰榷貨財應軍實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儕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麟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為問每一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即寇陷昌平日也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李冢宰遇知萬厯庚戌洋縣人陞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願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可式輔魏藻德蔣德璟邱瑜（天啟乙丑宜城人）范景文方岳貢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天啟乙丑曲沃人）請代上曰卿以西人平西地朕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擬餞小民失記姓名斷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
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
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爲李輔建泰郊餞建泰因辭此國朝未
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
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
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即朕朕即卿朕與卿無兩
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枝披宮錦
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凌主政駉崇禎癸未
歙縣人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皷賊及行
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得麥飯一餐驅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損忽折竟敗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以杯賜之旣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爲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表揚節義奬勸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欺誤軍糈之輩情眞罪當卽以尚方從事行閒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剿則貞勦撫宥
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貞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
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
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候封進爵鼎彝
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
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
聞知特諭

蔣臣曹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
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
萬兩王少司農鰲永天啟乙丑德州人亦以爲必可行且言初
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士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𥳑(?)承請每貫鬻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加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櫰至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卽盡括亦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爲誰德璟不敢直斥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萬曆甲辰南海人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

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困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甚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當費數百萬金為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遼薊四鎮而於北直山

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
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賠累困苦未易縷指既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
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郎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
既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
將士覩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加
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塡
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既予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崇禎辛未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
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爲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傳稱首撰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槪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闖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脩爲之末有用王府脩討者張脩討之奇崇禎庚辰蘄城人劉脩討世芳崇禎庚辰膚施人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脩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上以闖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萬厯甲辰吉水人密奏內云輔臣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爲言上卽箭閲默然蔣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遷爲邪說上不悅卽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甌大樹

三月十三日闖賊躪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迥時回乾清宮日就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貴人艮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於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刃之時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奔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袁妃同宮人小內官紛紛犇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牋子名獻策河南人初云此行觀兵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牋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崇禎癸未聞闖賊入都驚惶急走詢同里陳司空必謙萬曆癸丑常熟人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敝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色微顧給諫鋐是夕尚宿科初聞亦奔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為必無一時聾聵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眾號百萬上數以兵餉為憂救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貨般戶
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級百官欲請誥敕傳世者入銀
若干搜削歷法地墧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逋
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覷股
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
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廨舍多圮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
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擎靑蓋馳走雜擾守卒
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慮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爲欽安殿有樂志齋淸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即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蓋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背曰朕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張司馬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露刃拼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各責數萬金駢首搒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攙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爲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十二員故輔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羢帽布箭衣挾大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束行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淸曠矣

申冏丞佳胤（崇禎辛未）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崇禎辛未仙遊人）時謫令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遶哭一人毘盧錫杖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爲盡臣不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傭書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哭號柩

次不少離賊從闖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肩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己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爲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鏽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櫬出寄天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詠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亦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死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璫方熾時頗爲江南清議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交翰林震孟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爲煜置酒勸其厚自結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

予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爲上虞令過予一同年因言闖賊入宮時悵然曰貴爲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儲而言非內庫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
上表請降止因闖黨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
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
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聚三
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
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
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
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
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薙髮
稱臣三桂爲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
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闖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襄首懸之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奔時劉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勢既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皆失散不存闘者惋歎

金駕部鉉（崇禎戊辰武進人）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日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鋐俱隨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鋐之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胖子見而歎曰公嘗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鏔忽得心疾盡薙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衆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清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則不知何解也

嚴州錢太守廣居嘗爲予言其同籍任邱人邊大綬曾

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咸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爲雷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體微温嘉定伯周奎舁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後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即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紝右頰三劍痕即上所擊御械獲賜笑語隱處即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以血也以是生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年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返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亦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刎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幸良玉私置正紀盧鼎者力以爲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鎮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

江西黃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爲總督已爲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崇禎庚辰吳江人爲代巡及與馬

嘉業堂校刊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
適傳假太子至㴔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艮玉謂拔營
往南可圖大事艮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謝和止一聞㴔
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居武昌劫取其印一
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爲艮玉所居
入避騰蛟署內騰蛟坐於門向內坐聽民人入艮玉復
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即
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爲所得艮玉至索騰蛟印騰
蛟故覓印腰閒不獲反尤艮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
搶攘中耶艮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
艮玉另與一舟遣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懼詠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為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抄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為良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繇今既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為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合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為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為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功則眞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即以此程殿最廩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爲人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爲祈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爲之請不許已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爲
特科特殺我耳歃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剮以
試刃名曰礪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倩人置擔於肩爲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銀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弘光末北兵渡淮揚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楊江撫文驄
命黔浙鄭兵往瓜洲及門見薙髮者遂驚潰北兵進至
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晚浮桿於江薇以帷席中置燈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衆矢蔽天如蝗飛衆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鎮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駭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輔士英亦不知惟孜政李司馬希沆（崇禎戊辰 慶陽人）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刺於地詈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爲孫振衡阻而退

阮戎政大鋮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曾天啟乙丑嘉定人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果

僞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閒猶嘖嘖眞也至是一二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趙忻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首劣衿三人

乃退執之明聚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撤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剿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賣太子辜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為我不與士英秦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為檜也眾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洶洶欲撲殺之之龍佯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難予持乃弟揭以謚文正爲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殉國不謚亦足不朽何必文正予已言之儀部矣言雖正而意實薄此即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搆張侍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瀕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爲僧之龍亦勸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啜之龍靖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晝卯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萬厯乙未安州人當

畿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

修萬厯戊戌商城人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

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尚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搆等統

之搜宮方入坐定即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

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眞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

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

者

北兵往蕪湖襲獵無一人知者時獵已至太平猶寂然

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鋮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晉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駕戴僧帽著藍布袴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上對諸臣泣眾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懺悔於僧具德處終不愈及病甚輾移臥榻內壓如剸僅餘骨方死雄仕北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北兵既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鋮蔡輔

奕琛張冢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

乃已降馮蕃銓所薦皆東林畀已也至大鋮名下特註

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

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

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聞之

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

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舟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

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

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

宴驚起以二樓船艤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

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宮吏士民皆入見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颺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餘姚人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鋮朱中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桐城人陳總兵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江撫文驄鄭總兵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縋城入偕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崇禎癸未崑山人）出佯迎旋遁執至追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予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眉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三垣筆記附識

補遺

明興化李　清撰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籍吳偉業呼爲陸畜謂何不早翦之或竊見其書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避後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爲吳司李晉錫斃之獄

房侍御可壯曾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一進賢冠而已歟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變後改節復爲侍郎初天啟時傅給諫櫆攻汪中書文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櫆指其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宗兄櫆出疏辨難可壯復出疏詆之有廠兄科弟狠行狽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厯癸未霑化人同朝於改代耶狠行狽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於某山下指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爲臣寇必爲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霓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為鬼物所憑作譫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為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今降為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間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霓果死此李侍御模為予言者

松江袁子衿爍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圖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爍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嗚愬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葢先二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爲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後戍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寛姚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爲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諸戲爲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書爲令

上每詣圜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
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
臨然其敬愼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
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
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
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昧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
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
文上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
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文華殿以資警惕
憲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
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
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
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
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擂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
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
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畜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
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

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歷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即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且日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歷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覺躍然於王著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袁妃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闥謂比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舛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徽猷歷迣如掌內庭覩外庭反晰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室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誌二條

予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碽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與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碽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碽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覩太祖命服養母孫妃斬衰三年疑即孫出

予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於後湖以守黃冊謂誕耳同年陸給諫朗管冊遨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架即伏死又云每日聞

香風過便知爲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謬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

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閹泣愬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爲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予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眞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三垣筆記三卷坿識三卷明李清映碧著映碧江蘇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尟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曾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三朝要典映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淸流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逆案贈䘏冤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晛曜名爽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薰蕕不同器鴞

黨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暎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暎碧所云又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謂暎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暎碧猶不爲無據乎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冀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厯之例謂今
而後唐厯又爲明厯此朱室孤臣之心也可見其故君
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
呼丁卯天貺節吳興劉承幹跋